

中國近代史論文集

榮 鈇 生 主 編



河 南 大 学 学 报 丛 书

1 9 8 6

中国近代史论文集

荣铁生 主编

河南大学学报丛书

一九八六年十月

2124/24

中国近代史论文集

主 编 荣铁生

责任编辑 胡益祥 阎现章

编辑出版 河南大学学报编辑部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印 刷 郑州市中牟印刷厂

国内总发行 开封市邮电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中国国际书店北京2820信箱)

期刊登记证〔豫〕第十三号 国内、外代号：86—26、BM524

目 录

龚自珍“人才”思想浅论·····	孟庆琦 (1)
宋教仁思想研究补遗·····	王 册 (10)
略论郑观应的思想·····	张华腾 (19)
薛福成保护华侨思想述略·····	王金香 (41)
孙中山伦理思想述论·····	马小泉 (57)
孙中山的经济建设思想·····	杨有海 (73)
论太平天国在苏浙的财政措施·····	张九洲 (84)
略述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制度·····	王春林 (111)
戊戌维新时期民主与反民主思潮·····	王宏斌 (122)
浅论廿世纪初妇女界的爱国思潮·····	赵长征 (148)
进化论形成、东渐与维新派的思想体系·····	何志虎 (165)
浅析廿世纪初中国先进知识分子 的新乡土观·····	康大寿 (188)
浅议孙中山护法时期联合唐继尧的政策·····	姜 新 (207)
中法战争中的爱国将领唐景崧·····	李克玉 (236)
中国近代法学家沈家本的狱政革新·····	梁民立 (247)
《豫报》与《河南》政治观点论略·····	王晓华 (263)
清政府是如何利用“烈女”来对抗太平天国的? ——读《清史稿·烈女传》札记·····	张莲波 (278)
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地位的再评价·····	李在泉 (287)
义和团运动中的地方士绅·····	自 力 (295)
袁世凯与《临时约法》·····	本 国 (311)
昭信股票停办的原因·····	胡梅君 (324)
廿世纪初的张竹君·····	涟 漪 (334)

龚自珍“人才”思想浅论

孟庆琦

“人才”思想是龚自珍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生当封建末世的龚自珍，曾经怀着无法遏止的愤懑，揭露和鞭挞了封建专制制度对人才的压抑和摧残；曾经怀着改革社会的满腔激情，发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①的强烈呼喊。今天，正当“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我们时代响亮口号的时候，重温一下地主阶级改革家龚自珍的“人才”思想，不无借鉴意义。

龚自珍的“人才”思想，是与他“更法”“改制”的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的历史时期，当时正值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以“医国”、“护花”自任的龚自珍，在给那个黑暗腐朽的旧王朝以猛烈抨击之后，又为它开列了一整套的救世之方。这套方案，以“君臣共治天下”、平均土地财富为核心，而把人才的不断涌现与合理使用，看作是实现这场改革的关键。龚自珍认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所恃者，人才必不绝于世而已”^②。他还说：“制策又以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人材任之”^③既然如此，英明的君主就要“求天下骏雄宏懿之士”^④，并“责之以治天下之效”^⑤，才能完成“千载一时”的“盛德大业”。

然而，当时的社会现实，却不能不使龚自珍大失所望，

• 1 •

106246

万分痛心。在封建专制制度的压抑和摧残下，“一脱人才海内空”，朝野上下出现了“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闾无才将，庠序无才士”的人才凋零景象。而当“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⑥。这是一幅怎样可悲而又可怕的图画！

封建专制制度是怎样窒塞了人才的涌现之路呢？

龚自珍认为，首先是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摧残和戕害了无数的人才。

他说，说文解经，八股取士，使人们从幼年起就“废精神耗日力于无用之学”⑦，教“天下之子弟，心术坏而义理锢”⑧。他用充满讽刺意味的笔法，活灵活现地描绘了那些被父兄们胁迫着，硬着头皮学写八股文的儿童们的情景：他们索然无味地呆坐着，不知道该写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写。父兄们百般无奈，只得把别人写好的八股文拿来让孩子们模仿。孩子们看来，还是不懂。迫不得已，他们只得“剽掠脱误，摹拟颠倒，如醉如痴以言”⑨。等到写好了，孩子们还没弄明白到底写了些什么。请看，科举制引导人们用这样的方法来教育儿童，再好的苗子不是也会被摧残掉吗？

谈到科举考试，龚自珍更是气愤异常。考试内容无外乎四书五经，要求写成刻板枯燥的八股文，稍有越轨就不预录用。他深刻地揭露说：“今世科场之文，万喙相因，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坊间刻本，如山如海”⑩。象这样的考试，除了引导人们学会人云亦云、投机取巧的“本事”外，哪里能考察出真才实学呢！这样选拔人才的方法，只能使末

学滥进，俊杰灰心。龚自珍本人就是因为不落陈套，而多次科考不第的。

至于那些有幸被科举选中的儒生们，更是“进身之始，言不由衷”，一旦“骤责以兵刑、钱谷之事”，则不得不把他们以前所学的那套“无用之学”全部抛弃，重新学习治国的本领。然而到了这时，他们的“少壮之心力，早耗无禄利之筌蹄”，其中不少人已经只会“浮沉取容，求循资序而已”^⑪，哪里还有精力与兴趣去学习治国安邦的本领呢！

当时提拔官吏的制度，也压抑和限制了不少人才。封建统治者对各级官员的提拔升迁，不是举贤任能，着眼德才，而是单凭“累日以为劳，计岁以为阶”的所谓“停年之格”^⑫。龚自珍不无讽意地描写道：当时的读书人开始进入官场，一般是二十岁至四十岁，平均算来就是三十岁。从开始作官到当上一品大官，一般需要三十五年，最快也需要三十年。

“贤智者终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驯而到”^⑬。这样论资排辈选拔官员的直接结果，是使高级官员的极度老化。龚自珍对那些有幸爬上“宰辅”和“一品大臣”高位的人物形象，进行了维妙维肖的勾画：“其齿发固已老矣，精神固已惫矣，虽有著寿之德，老成之典型，亦足以示新进；然而因阅历而审顾，因审顾而退憊，因退憊而尸玩，仕久而恋其籍，年高而顾其子孙，僂然终日，不肯自请去”^⑭。试想，靠这样一群老态龙钟、尸位素餐、私心重重的人，怎么能承担起治理国家的重任呢！

不仅如此，以资格拔官的制度，还使一些低级官员泯灭才智、磨钝锋芒、助长惰性、死气沉沉。应该承认，有些人在刚刚步入官场的时候，虽然缺乏能力和经验，但还是愿意

振作精神，做出一番事业来的。他们尽忠职守，希望一展才能，以得到破格重用。然而，当他们受到资历的严格束缚，看到无论自己如何努力，也不可能被朝廷破格任用的时候，当他们看到一些年近的大臣因故去职，“而英奇未尽之士，亦卒不得起而相代”^⑤的时候，他们的勃勃雄心就日渐淡漠了，随之产生的是混日子、熬年月的念头。他们暗自盘算着：我要积累年资等待提升，安分地遵守升官的规定，虽然提拔有快有慢，但是熬过了六十岁，也总会提升到尚书或侍郎的。于是，他们失去了任何进取精神。整个封建官僚机器，也象一具“五官犹存，官窍不能运转的僵尸”，再也开动起来。

至于专制君主本身对人才的摧残，更是骇人听闻了。“昔者霸天下之氏……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⑥。在这种专制淫威的“震荡摧锄”之下，“臣节之盛，扫地尽矣”；“近代之士”，耻存“寡矣”^⑦。

封建君主为了实行自己的专制，特定出一套苛繁的律令，以使百官就范。龚自珍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约束之，羁縻之，朝廷一二品之大臣朝见而免冠，夕见而免冠，议处、察议之谕不绝于邸钞。部臣工于综核，吏部之议群臣都察院之议吏部也，靡月不有。府州县官，左顾则罚俸至，右顾则降级至，左右顾则革职至……”^⑧试想，在这样的环境中供职，但求保官保命尚恐有误，哪里还敢有一丝一毫的创造精神！难怪龚自珍气愤地抱怨说：“虽圣如仲尼，才如管仲吾，直如史鱼，忠如诸葛亮，犹不能一日善其所为”^⑨。

龚自珍对于专制君主这一套戕害人才的苛繁律令是深恶

痛绝的。在《病梅馆记》一文中，他以梅喻人，对那种“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的摧残人才的举动提出了愤怒的抗争。他痛惜地指出：“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梅以疏为美，密则无态。”他为梅之惨遭摧残而“泣之三日”，“乃誓疗之，纵之，顺之”，甚至无畏地表示：“甘受诟厉，辟病梅之馆以贮之^{②0}。”请看，为了爱惜与保护人才，龚自珍表现出了多么强烈的战斗精神！

在封建专制制度的压抑和摧残下，有些人才埋没了，有些人才夭折了，还有一些人才则流入“山中”，成为与封建朝廷相对立的力量。正如龚自珍在他的“高文”《尊隐》中所警告的那样：“如是则豪杰轻量京师，轻量京师，则山中之势重矣^{②1}。”

面对封建朝廷“丑类繁滋，诈伪不材，是犖是任，是为生资”^{②2}的腐败现象，以及“山中之势重”，“山中之壁垒坚”^{②3}的严峻现实，龚自珍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出于对清王朝各种腐败现象的憎恶，他心里隐隐约约地期待着“山中之民，有大声音起”^{②4}，进而希冀由一种新的社会力量来取代这个腐朽的旧王朝；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他又“平生默感玉皇恩”，对清王朝恋恋不舍，因而止不住向封建统治者大声疾呼：“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②5}”？

围绕着“人才”问题，龚自珍向清王朝提出了如下几条改革建议：

第一，变功令。所谓“变功令”者，这里主要指的是要改革科举考试的法令和规定。他在《述思古子议》中指出：

“宜变功令。变之如何？汉世讽书射策，皆善矣。讽书射策，是以敷奏以言也^②。”这里说的“讽书”，是指背诵文字，默记字义；所说的“射策”，是指汉朝考试的一种方法，要求考生回答有关本朝的政事问题。这就是说：再也不能靠“八股取士”来摧残人才了。龚自珍认为：只有以回答本朝的政事问题作为考试取士的主要内容，才能使“功令不辍，有司不眩，心术不欺，言语不伪”^③，才能真正选拔出治理国家的人才来。

第二，学而入政。在道光九年殿试时写给皇帝的《对策》中，龚自珍提出了“学而入政”的见解。他说：“古者学而入政，后世皆学于政”^④，这是唐宋以来人才不如古代的原因。他指出，由于对人才的教育和使用“非其道”，结果在整个官场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未尝学礼乐之身，使之典礼乐而不慝，以凡典礼乐者，举未尝学礼乐也。未尝学兵之人，使之典而不辞，以凡典兵者，皆未尝知兵也”^⑤。很显然，靠这些人作官后再去“学于政”，是很难将国家治理好的。龚自珍认为，要从根本上消除这种现象，就必须“学而入政”即废弃以前的“无用之学”，而引导人们去学习、掌握治国的本领，在此基础上选拔出国家的各级官吏来。这是古人留给后世的好方法啊！

第三，废“停年之格”。关于“停年之格”，诚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它是“累日以为劳，计岁以为阶”的单凭资格选拔官吏的旧制度。龚自珍坚决主张废除它，而代之以“敷奏而明试”、“书贤而计廉”^⑥（即根据臣子所报告的在职情况，对照实际工作来考核他们的成绩；把臣子的德才表现记录下来，考察他们是否廉洁能干）的新方法。龚自珍认

为，只有用这样的方法来提拔官吏、才能使“欲勇者知劝，玩恋者知惩，中材绝侥幸之心，智勇苏束缚之怨”，从而使整个官僚机器发动起来。

第四，放权于臣。针对当时君权太重，臣僚无权的现象，龚自珍指出：“为天子者，训迪其百官，使之共治天下，但责之一治天下之效，不必问其若之何而以为治”^②。

“至于内外大臣之权，殆亦不可以不重。权不重则气不振，气不振则偷，偷则蔽”^③。这就是说，皇帝要放权，不要揽得过多、过死，只须“亲总其大纲大纪”，而把具体的施政权交给大臣。他还告诫皇帝说，对于内外臣工中有大罪的，可以“乾断诛之”，而对他们的小过小错，则要多加原谅，“勿苛细以绳其身”^④，免得使他们瞻前顾后，谨小慎微。这样，臣子们就能放心大胆地去施展他们的才干，协助皇帝把国家治理好。

第五，分股办公。对于清政府各司官员，龚自珍主张“分股办公”，各司其责。他指出：由于不分股办公，致使各司衙门“官懈吏疲，散漫无纪，”“天下事至人人可问则人人不问”的现象。为了结束这种人浮于事的局面，提高工作效率，充分发挥每个官员的才干，他提出了分股办公的办法：“或一股一人，或一股数人，或数股一人”，定立“专责”，“永远遵行”^⑤。他引用仪制司的例子说，分股以后，“人知奋勉，无旬日不到署者，亦无呈堂乞画时而本员尚不知此稿底里者”^⑥。他强调说：这种方法，“亦造就人材之一道”^⑦。

以上我们从几个方面，展示了龚自珍的人才思想。诚然，它正如龚自珍的其它一些社会改革思想一样，是建立在

挽救社会危机、促进社会进步的良好愿望之上的。在面临西方列强侵略的严重历史关头，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振臂一呼，震聋发聩，促使封建统治者猛醒过来，发现和起用千千万万的革新人才，兴利除弊，富国强兵，重新走向“中兴之路”。然而，龚自珍的这种愿望却只能是一种空想。这是因为：历史发展到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整个封建制度已经病入膏肓，那个千疮百孔的清王朝也快寿终正寝了。因此，企图通过封建统治阶级来发现、重用人才，实行“自改革”，这无疑于痴人说梦，是终归办不到的。

①见《龚自珍全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21页。

②同上书，第319页，《上大学士书》。

③同上书，第116页，《对策》。

④同上书，第114页，《对策》。

⑤同上书，第34页，《明良论四》。

⑥同上书，第6页，《乙丙之际箸议第九》。

⑦同上书，第116页，《对策》。

⑧⑨同上书，第123页，《述思古子议》。

⑩同上书，第344页，《与人笺》。

⑪同上书，第116页，《对策》。

⑫⑬⑭⑮同上书，第33页，《日服论三》。

⑯同上书，第20页，《古史钩沈论一》。

⑰同上书第31页，《明良论二》。

⑱⑲同上书，第35页，《明良论四》。

⑳同上书，第186页，《病梅馆记》。

- ②②②同上书，第87页，《尊隐》。
- ③同上书，第88页，《尊隐》。
- ④同上书，第6页，《乙丙之际著议第七》。
- ⑤⑦同上书，第123页，《述思古子议》。
- ⑧⑧同上书，第116页，《对策》。
- ⑨同上书，第33页，《明良论三》。
- ⑩同上书，第33—34页，《明良论三》。
- ⑪、⑫、⑬同上书，第34页，35页，36页，《明良论四》。
- ⑭⑮⑯⑰同上书，第329页，《在礼曹日与堂上官论事书》。

宋教仁思想研究补遗

王 册

宋教仁，字遜初，号渔父，别署弼斋。1882年4月5日生于湖南省桃源县上坊乡香冲村。他在少年时代，愤世嫉俗，不满于清廷统治。在漳江书院求学时，经常与同学纵论天下大事，政治得失，关塞险隘以及古今用兵胜败。希望有英雄起事于东南，进行北伐，直捣北京^①。产生了反清革命的思想萌芽。从1904年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创立华兴会，参加科学补习所，以后担任中国同盟会，中部同盟会和国民党的重要职务，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关于宋教仁原始的革命思想的来源，1984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历史学教授普莱斯到桃源县考察时，提出：“要了解宋教仁从1904到1911年革命思想的转变，就要了解他1904年以前那个比较原始的革命观点是从哪里来的，就要了解他的社会背景”^②。普莱斯通过对宋教仁的孙女宋奇璋和宋氏族人宋忠雄的访问、调查，得出结论，认为宋教仁“主要是受他家里的传统、家族传统的影响。他有一个祖先是明末清初的人，他的民族思想是相当浓厚的。他写过一些诗，表达了民族主义思想。宋教仁在日本的时候，请他的亲戚把那些诗稿寄到日本去，准备出版。结果，太可惜，没有出版，现在不知道下落。可见当时宋教仁家里保存着一些民族主义的传统”^③。

习五一《论宋教仁》一文认为：宋教仁的“祖父所著《腹笥草集》，内含反清复明思想。这些使他自幼就受到传统民族意识的熏陶”④。

党德信认为：“宋教仁幼年就接触过《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这类反满作品。他的祖父曾著有《腹笥草集》，内含反清复明思想，这对他的思想发展也有一定的熏陶作用⑤”。

中外学者对宋教仁反清思想的萌芽与土壤，以及他原始革命思想的来源在不同程度上做了探讨。但由于材料欠缺，存在着一些舛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实质。

究竟有没有一本《腹笥草集》？它的内容如何？反映了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宋教仁的革命思想是否受到了其家族的传统影响？这正是本文要说明的问题。

宋教仁在日记中曾谈到有关《腹笥草》的情况。1907年2月8日，他写到：“九时至早稻田大学，取得文卿来信一函并先起龙公《腹笥草》诗一册。……读《腹笥草》良久，其诗皆系古体，饶有六朝风，余拟于后日刻印之”⑥。

同年3月18日，“夜，读云友公（可能宋起龙，字云友）《腹笥草》，卷首有公传，余见其不善，改作之。因思及《国粹学报》馆曾搜求前明遗籍刊刻，可以公诗草寄至该社请其付印，遂又作跋于后，拟交刘申叔（即刘师培；《国粹学报》1905年2月在上海创刊，撰稿人有刘师培。该杂志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载有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训诂诸学等学术论文，并有明末遗民的撰著，宣传反清思想）”⑦。

以上二段材料证实了宋氏后人的回忆确有其事。《腹笥

草》由文卿寄到了当时在日本的宋教仁手中。宋教仁拟刊刻，以后有没有交给刘师培？宋教仁在日记中也作了交待。1907年3月20日：“至刘申叔寓，以云友公《腹笥草》交之，请其代写至上海《国粹学报》馆，申叔允之”^⑧。可见，这本不知下落的诗稿原来传到刘师培手中。其后三天，即3月23日，宋教仁与党人白逾恒、日本志士末永节起程回国，到东北安东（今丹东）等地联络“马贼”，组织同盟会辽东支部，谋占秦天（今沈阳），与南方起义相呼应，乘间考察了延吉地区，实地了解间岛历史。嗣因白逾恒在碱厂招兵被捕，遂返回日本。

笔者查阅了1907—1908年的《国粹学报》，未发现刊有宋起龙的作品。而1908年，刘师培为夺取同盟会干事职权，提议改组同盟会本部，被拒。后与章炳麟，陶成章关系恶化，对同盟会产生异志。不久为清两江总督端方收买，成了革命的叛徒，从东京回到上海，从此与宋教仁等分道扬镳。宋教仁明珠投暗，《腹笥草》未能刊载于世，不知去向。它的内容如何，成为悬案。

笔者新近翻阅了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河南分会主办的《河南》杂志（该杂志1907年12月20日在东京创刊至1908年12月被日本警视厅查封，共出版九期）^⑨，其中第六期的文苑栏目中载有该杂志总经理张钟端^⑩撰写的《蝶梦园诗话》，发现了张钟端与宋教仁的特殊关系。张钟端在《蝶梦园诗话》中收集了不少他喜爱的古今中外人物的诗词，值得庆幸的是他也收录了《腹笥草》的部分诗词和宋教仁三首五律诗，其中一首“登辽阳城”，陈旭麓主编的《宋教仁集》中未曾收进去。这些诗虽属吉光片羽，但对了解宋教仁先人的

思想，弄清《腹笥草》的内容和宋本人原始革命思想的来源颇有益处。

张钟端说：“翦斋宋君，与予幼属同学，谈经讲道，获益最深。癸卯后，君东渡（宋教仁于1904年12月赴日，应为甲辰年），予居乡，西燕东劳，隔绝久矣。取缔风潮起，陈烈士天华以身殉国。君为其好友，郁郁胸头，竟成一病。怏怏之势，已濒危矣。而家国之念，尤萦绕于脑筋而不去怀。予时东渡，审视之于田端脑病院，（宋教仁于1906年8月20日住东京田端脑病院，是年11月4日出院）……后君病渐愈，而予学业赖其指导者，犹不鲜益者。”

关于《腹笥草》的情况，转录于下：

翦斋复出一稿本，属予校雠。询之，则其先八世叔祖宋起龙先生遗泽也。展视之，则天际鸾吟，非复人间反响，而一种高洁之气，尤为丧节者闻而惊心。盖先生以故明诸生，不肯作满清顺民，局影穷乡，以箸迷自娱。故所言多追念先朝，讥讽当世。而〈闻谢也眉郭尔瞻应乡贡试，作此为寄〉一首，不特为当时人留一讽刺，更可为现在薰心于清政府之禄位者，作一龟鉴也。因亟录之诗云：

峨眉久不嫁，对镜自惋痛。
春风暖绛胀，玉箫吹鸣凤。
往往遣东施，百辆烂迎送。
独宿羡神女，徒作阳台梦。
桃李开晚花，梅落芳树空。
青丝点秋霜，肌皮绉如冻。
而乃闻催妆，箫鼓为我动。